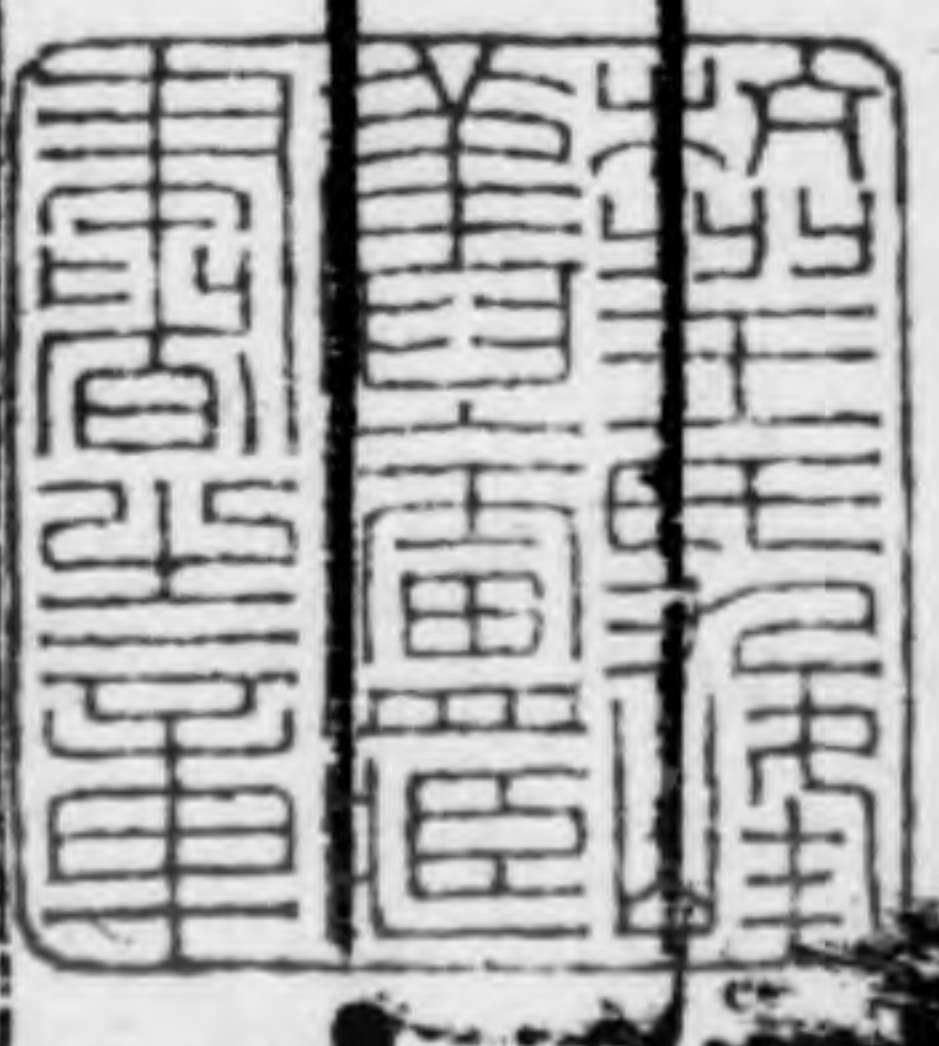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蕩之什

蕩唐虞反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歐陽氏曰穆公見厲王釋道知其必亡而自傷

周室爾所以吾不及厲王而遠忽文王殷商也

○蘇氏曰蕩之所以為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

詩序以為天下蕩蕩釋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

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匹赤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亦林反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呂氏曰蕩蕩兮上帝

吾王非下民之君兮疾威上帝吾王之命何多

僻兮窮而吟天之辭也○毛氏曰辟君也○

**氏曰**多辟多邪僻矣衆鮮寡克能也○**季氏曰**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嗚天而告之也○**宋氏曰**謹信也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降命之初隸不謹者而人少能以謹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爲隸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斃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斃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謹矣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曾是疆禦曾是格蒲侯反克曾是杜位曾是杜服天降滔他乃反德女與是力歐陽氏曰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躬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毛氏曰**疆禦疆禦禦也

服服政事也滔慢也○**王氏曰**所使杜位杜服皆疆禦格斂好勝之人也疆禦格克是謂滔德○**蘇氏曰**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東萊曰**勿言任之之堅也文王曰咨咨女躬商而秉義類疆禦多讞直類反流言以讞寇攘式內侯佗側慮反侯祝周敎反靡屆靡究

**宋氏曰**而亦女也義類猶謹道也讞怨也○**王氏曰**女爲人君以秉義類爲事乃疆禦多讞有忠告謹道則以流言讞所矣如此非所以秉義類也○**鄭氏曰**寇盜攘竊爲姦究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毛氏曰**佗祝詛也屆極究窮也○**鄭氏曰**侯維也與羣臣爭相疑而詛祝霖極也○**釋文曰**佗本或作詛○**東萊曰**霖道之

君雄猜忌克不責已而怨人故曰疆禦多愆其  
間規諫謾為浮語以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  
害以數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女奭白女反奭火交反于中  
國欵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霖背布內反霖側爾  
德不明以霖陪蒲回反霖卿

**毛氏曰**奭奭猶彭亨也鄭氏曰奭奭自矜氣律  
之貌霖背霖側後霖臣側霖多也霖陪霖陪貳  
也霖卿霖卿士也○**陳氏曰**紂虛驕作氣於中  
國○**宋氏曰**欵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勿  
行之也○**李氏曰**亂世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  
亂霖多以輔弼之故也故曰不明爾德時霖背  
霖側爾德不明以霖陪霖卿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天不洎而爾以酒不義

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孔氏曰**酒沈酒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

曰酒然則酒者酒飲齊一之辭止容止也○

**宋氏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未嘗使汝沉酒如此

**朱氏曰**天不使爾沉酒於酒而惟不義之從也

式用也濩也○**孔氏曰**既愆汝之容止又霖明

霖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謹呼使晝日作夜不嘗

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如蜩如螿音唐如沸如羹小  
大近喪及尚弓由行內罍皮器反弓中國罍及鬼  
方

**毛氏曰**蜩蟬也螿音偃也孔氏曰釋虫云蜩

蜩梁宋以東謂為螿然則螿蟬亦蟬之別名耳

蜩梁宋以東謂為螿然則螿蟬亦蟬之別名耳

巽怒也鬼方遠方也孔氏曰易既濟高宗伐鬼  
方○**鄭氏曰**飲酒號呼之聲如蝻蝻之鳴其笑  
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契躬紂之時君臣  
失道如此者喪亡矣時多化之甚尚欲從而  
之不知其非○**王氏曰**昏亂如此故內自中國  
外及鬼方莫不怒也○**孔氏曰**覃及延及也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匪上帝不時躬不用舊雖  
禋成身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宋氏曰**非上帝為此不譴之時但以躬不用舊  
致此醜爾禋成身舊臣典刑舊澤也○**王氏曰**  
雖禋禋成身與圖先王舊政欵典刑尚杜可循  
守也曾是莫聽此大命所以傾也○**東萊曰**大  
命國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弼反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滿未反躬鑿不遠杜夏后  
之世

**毛氏曰**顛什沛拔也○**鄭氏曰**揭蹶貌撥猶絕  
也言大木揭蹶將斲枝葉未有害折傷其根本實  
先絕○**歐陽氏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  
紂時宗廟社稷猶杜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  
為惡盈滿而醜敗爾蓋穆公作詩而周室尚存  
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為蹠道根本先壞爾王者  
國之本也又曰躬鑿不遠杜夏后之世者言非  
獨文王之鑿躬躬之初興以鑿憂之亡矣謂今  
既斲則後之興者當又鑿厲王也此言傷之尤  
深者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太子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李氏曰觀此詩者

分別以為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也且如此詩管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慎其威儀也然則已亦當慎威儀矣不必分別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後亦有言靡哲不愚度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毛氏曰**抑抑密也孔氏曰舍人曰抑抑威儀靜

密也隅廉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隅廉也

**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

形於外故也

**鄭氏曰**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

外占而知內今王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

如不肖欬也

**王氏曰**度人之愚亦職維疾者則

天性之疾也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

**鄭氏曰**衆人驟知愚是其常也賢者而為愚畏懼於罪

也

**東萊曰**此詩以威儀為主乃自古論修身

者之所同蓋金切至近莫過於此也厲王非特

自莫也威儀至使賢者皆不敢脩飾愚以求免

其時蓋可知矣人亦有苦者時人之語也

驟就維人四方其詛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詵元

亨反諛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鄭氏曰**競強也人君為政驟強於得賢人得賢

人則天下化

**李氏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詛

效之矣

**歐陽氏曰**覺警言動也善德行修著可

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

**毛氏曰**詵大也講謀也辰時也

**鄭氏曰**猶圖也則濼也

**鄭氏曰**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德以服天下欬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特告之政事既修又能敬其威儀以為民則則所以為國者略備矣

**東萊曰**勸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倍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傾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慮却顧忽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訶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治道之大焉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苦之以承前章之意也

其杜亏今興迷亂亏政顛覆厥德蒸湛都南反下同亏酒文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先王克其明刑

**歐陽氏曰**一章二章皆凡論此章乃專以刺王  
**王氏曰**其杜亏今興迷亂亏政者今厲王興

而迷亂亏政也顛覆厥德以蒸湛亏酒鮑氏曰蒸廢湛樂也  
**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為人子孫當紹祖考當念之也  
**王氏曰**弗念厥紹故罔敷先王克其明刑也克其者不敢慢之謂也李氏曰曾不知先王之成法以敬其明刑也  
**鮑氏曰**敷庸也

肆皇天弗尚如服流泉淪音倫胥以凶夙興夜寐油婦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亏矢戎兵用戒戒伯用邊他歷反變方

**王氏曰**肆皇天弗尚者厲王所為如上所刺故今皇天弗尚也李氏曰天弗崇尚者

**毛氏曰**淪率也  
**鮑氏曰**胥皆也  
**宋氏曰**弗尚厥棄之也天所不尚則淪胥以凶如泉流之易奚苦霖者戒之欲其不凶是也  
**歐陽氏曰**淪胥以



亡者君臣皆將滅亡矣○**毛氏曰**沾灑章表也  
邊遠也○**陳氏曰**王若不慎則君臣相陷溺而  
俱亡矣正宜早夜自為潔除以為民之章修戎  
器以防內外庶幾免陷溺也○**李氏曰**沾掃廷  
內只是修潔其朝廷爾當時沉於酒貪目前  
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龍**  
**氏曰**用戒戎佗用此備兵事之起變方九州之  
外不服者○**王氏曰**用攘蠻夷而逃之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詒敬爾威  
儀棘不柔嘉白圭之玷丁尊及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為也

**毛氏曰**質成也歐陽氏曰質定也○**蘇氏曰**侯  
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  
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亂起○**宋氏**

**曰**詒言也○**龍氏曰**嘉善也○**毛氏曰**玷缺也

○**鄭氏曰**王之缺尚可磨鑿而平○**宋氏曰**王  
玷尚可磨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

**東萊曰**柔者遜頌之辭也

棘易由言棘曰苟矣莫捫音門朕古言不可逝矣  
棘言不讐棘德不報惠弓劔友庶民小子子孫繩  
繩萬民靡不承

**孔氏曰**王棘得輕易於言語棘得言苟且如是  
假有不善人棘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言性  
則不可後改故須慎之○**毛氏曰**莫棘捫持也

○**孔氏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

○**鄭氏曰**逝往也○**宋氏曰**雙喜也○**李氏曰**

言出弓身加弓民行發弓遠見弓遠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善行

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歛不可掩也王苟能惠於芻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然萬民亦莫不承頌之矣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雖子孫亦受其醜矣○**孔氏曰**芻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蘇氏曰**子孫繩繩而不絕也○**東萊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不遐有愆相杜爾室尚不媿亏屋漏霖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息不可度息矧可射音亦息

**歐陽氏曰**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頤以按之以習為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多語常如此○**三**輯音也占北隅謂之屋漏觀見也格至也○**四**遐遠也矧況射

厭也○**朱氏曰**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庶幾不媿亏屋漏歛後可霖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測而測度又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言當戒懼乎其所不親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慎其獨也是則修之至也○**東萊曰**息語辭也此章戒厲王以內外交修也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為則投戎以杞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尸公反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為德必臧善必嘉美○

**鄭氏曰**止容止也○**陳氏曰**慎其容止不過愆

於威儀不僭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為漢者

○**毛氏曰**僭差也○**橫渠淵氏曰**不僭不賊則

人當效之猶投杞報李之必歛○**毛氏曰**童霖



令多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曰拘子長大矣  
不幼少也○國語曰靡盬不自滿○宋氏曰  
人若不自及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昂知而反勉  
成者乎○毛氏曰其勉也○東萊曰武公之於  
厲王厚矣故不忍遽斷曰為不可告語猶疑其  
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穉穉莫空反我心慘慘  
七感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  
為教覆用為虐俗曰未知亦事既至莫報反

毛氏曰穉穉亂也慘慘憂不樂也○國語曰孔  
是昭明也昊天兮乃昆明察我生穉穉可樂也視  
王之意穉穉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想其自恣  
不用忠臣○毛氏曰聽我藐藐藐然不入也  
○國語曰我告教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

藐然忽略○國語曰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  
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曰為德而反曰為罪也  
○毛氏曰匪曰我諄諄為教之也覆曰我為虐  
之也○東萊曰說至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  
更事者曰說至大矣甚苦之也

於兮小子苦爾舊止聽用我謀度驟大悔元方觀  
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鼎元不忒他得反回適  
橘反其德俾民大棘

國語曰止辭也不忒不參忒也大棘大困急也  
○國語曰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  
之已然者度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國語曰  
元方觀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憂商  
其類不遠元豈復有參忒不然者哉然王曾不  
悟益為貶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驟告也○

**史記**載武公臣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國語亦稱武公季九十五作懿言自儆韋昭謂懿即抑也說者遂言為此詩乃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在予今興迷亂于政白匪手携之吉示之事匪面命之吉提其目白聽用戎謀度驟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語始未可據一臣詩為正可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伯刺厲王也鄭氏曰苾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書序注云苾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苾伯姬姓也杜預云苾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傳引大風有隧言為苾良夫之詩苾音鬱。彼桑柔其下侯甸捋勿活反采其劉曠言莫此下民不歸心息倉初亮反兄音况

填音塵兮倬彼稷元寧莫我矜

**毛氏曰**興也。苑茂盛貌。句苦陰均。瘵病也。○**孔**

**氏曰**苑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

苑然茂盛於此之昔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田**

**氏曰**及採其劉則其下民為日所暴不見蔭。蔭

而瘵矣。王失德剝喪。曰蔭其民之譬也。劉

殺也。殺言盡之也。○**歐陽氏曰**他木皆有枝葉

而詩人獨曰桑為譬者。惟桑曰葉用於人常見

捋采為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曰為喻也。○

**毛氏曰**於絕也。○**毛氏曰**倉廩兄滋。填久也。孔

氏曰倉之為壘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

則益滋多。故況為滋也。釋言云。桑塵也。孫炎曰

桑物久之塵則塵為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

得為久。○**文曰**兄本作泥。○**詩氏曰**君子憂

之不絕於心悲之益久而不已王氏曰愴則滋久也號死而訴之也○鄭氏曰停明大貌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坐不夷靡國不泯面恐反民靡有黎具斃呂燼於兮有哀國步斯頻

毛氏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擒龜蛇曰旒翩翩杜路不息也夷兮泯滅也○鄭氏曰厲王之亂

无下征伐不息故見其重馬旌旗而厭苦之○鄭氏曰亂日坐不亏棘國不見殘滅也○王氏曰

黎黎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子遺也○鄭氏曰具

猶俱也俱遇此斃以矣燼歐陽氏曰皆為灰燼○毛氏曰頽急也○陳氏曰嗚呼可哀兮國運

如此之頽促也國步蔑資无不戎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

維秉心懋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杏反

鄭氏曰將猶養也○陳氏曰國運困窮无不戎養○王氏曰欲避斃亂疑於所往无下皆是也

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也朱氏曰徂大往也云注曰而果何所往也○毛氏曰厲惡梗病也○

歐陽氏曰君子實維秉心懋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者民歸咎於上之辭也言君子本懋強爭

之心而何人坐此斃亂之階為今人之病意若斃有相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遠遭之日其實

斃由王故也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坐不辰逢无俾都但反怒

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戎觀瘠孟中反孔棘我圍毛氏曰宇居俾厚也圍坐也○鄭氏曰辰昔也

瘠病也○孔氏曰念己之蹇土居宅也戎坐不

得肯正逢元之厚怒使戎從凶而往於東霖所  
安定而居處是逢元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曰  
鬱傷多矣戎之所遇之病也甚急矣戎之在邊  
壘甚勞也

為謀為安亂況斯削告爾憂恒誨爾序爵誰能執  
契逝不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氏曰**必慎也○**鄭氏曰**恒亦憂也逝猶去也

序爵後序賢能之爵朱氏曰序爵辨別賢否之

道也執契手特契物淑齋胥相及與也○**蘇氏**

**曰**王豈不為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

斥亂而自削百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以敘

爵且曰誰能執契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

之能解契自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

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朔風大孔之儂音愛民有肅心莽替耕反云  
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氏曰**朔嚮也儂嗚莽使也○**鄭氏曰**使人嗚

歎如嚮疾風不能息也孔氏曰嗚者風嗚人氣

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蘇氏曰**君子視

厲王之亂罔然如朔風之嗚而不息○**李氏曰**

民有肅歎之心本驟怠慢而王乃使之至於不

逮民驟得以趨事於畎畝之間則其不逮者非

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尚伯告王曰好是稼穡

言不敢輕於民力也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

食○**歐陽氏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稼穡可

寶當曰稼養賢才而刺王不歎也

元降喪亂滅戎大王降此蠹賊稼穡率群者羊哀

惘音通中國具賢之苗反率養靡有於力以念穿

蒼

**歐陽氏曰**元降寇亂將滅亡我王室朱氏曰滅我所以立之王而歲又蝗蝗為災稼穡盡病○

**氏曰**蠶食苗根曰蠹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也詳內也恫痛也具皆哀痛兮中國之人皆空虛○

**氏曰**贊屬也朱氏曰苦危也春秋傳曰君若贊旒歎與此贊同蒼虛也○

**氏曰**放與贊同苦困之極驟力以念元駭也○

**王氏曰**穹蒼元也穹言形蒼言色也維此患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願自獨倬臧自有肺腸俾民率任

**鄭氏曰**惠頌宣徧猶謀也考其輔相之行歛後用之言擇賢之審○**李氏曰**古者頌道之君為百姓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情其心外則宣謀猷

亏眾考察慎擇其相○**鄭氏曰**臧善也○**朱氏**

**曰**自獨倬臧自以為善也自有肺腸自有意見也狂惑也○**東萊曰**善惡出於元下之同然者

蓋曉歎易見也不頌之君其所施為其所任用皆非元下之所謂善乃自獨使之善曰其肺腸

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瞻假中林姓姓所中反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不

胥以殺人大有善進退維谷

**毛氏曰**姓姓眾多也谷窮也孔氏曰谷謂山谷陰谷是窮困之義○**鄭氏曰**胥相也殺善也視

彼林中其鹿輩耦行姓姓歎眾多○**鄭氏曰**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是以進退寐不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苦百里維彼愚人獲狂以喜匪苦不



能胡斯患忌

**毛氏曰**瞻者百里遠慮也○**禮氏曰**胡之苦何

也○**季氏曰**聖人則遠知能福於未萌其所瞻

視而害者至於百里寐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

反狂巨喜所謂拍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歾

猶謂之安者也○**吳氏曰**我非不能言也如此

患息何哉言暴虐人不設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服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

亂寧為茶毒

**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

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

而重復之苦其勿賢者而愛小人貪猶欲也元

下之民苦王之故後其亂亡故安為茶毒之行

相侵暴憚患使之歾○**毛氏曰**茶苦菜毒斂也

斂也

斂也

斂也

斂也

斂也

斂也

斂也

斂也

斂也

斂也

斂也

斂也

斂也

七十

七

斂皆惡物故比惡行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佗為式穀維

服不顧征以中垢古口反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

來必從大空谷之中作起式用征行也○**陳氏**

**曰**大風其淫隧由於空谷而起以興人之為善

為不善皆有所從來也○**蘇氏曰**垢穢也言善

多之佗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

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毛氏曰**中垢言闇冥

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

言覆俾我悖蒲對反

**毛氏曰**類善也○**鄭氏曰**風之起也有遺類之

十五

十五

曰聽言道聽之害○蘇氏曰誦言先王之害也  
○李氏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百道  
聽之害則答之翻詩書之害以害之則如醉此  
所以見王之先入於貪人之害故也厲王既已  
不用其員反使戎為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  
為也

嚙爾朋友于豈不知而佗如飛飛蟲時犬弋獲斃  
之陰女反予來燦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鮑氏曰嚙爾朋友親  
而切瑩之也鳥飛犬時為弋射者所得之雉也

○權渠曰予豈不知而佗如飛飛蟲時犬  
弋獲千慮一得也朱氏曰言飛之所害犬必有  
中也斃之陰女反予來燦予並誠密以元下之  
事忠告反謂予來相恐也○釋文曰燦本犬佗

燦莊子云以梁國燦我其是也○東萊曰厲王之  
朝舉霖倍芮伯之害者故告之曰予豈不知而  
妄發哉如飛飛虫時犬弋獲豈霖一二或中者  
乎

民之罔極職涼藉皆為民不利如云不亨民之回  
適職競用力

鮑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也○毛氏曰涼薄

也○朱氏曰藉皆工為反覆也○朱氏曰亨勝

也○朱氏曰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藉  
昔之人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  
也民之所以羈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斂也回  
適羈僻也反覆其害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益為寇涼曰不可覆皆藉警勿智反  
雖曰匪予斃佗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陳氏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益  
賊之臣為之寇也○**陳氏曰**我薄苦之以不可  
已為爾反背而見警矣○**朱氏曰**雖汝能自文  
飾苦此亂非我所釀歟我已作爾張矣苦已得  
其情其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東萊曰**此詩  
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敘  
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苦其亂也五章苦之以  
聽任之遺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復苦以息民  
務震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因肯  
章息民務震之苦而深歎喪亂饑饉之可哀也  
八章苦治亂之分蓋其君向背用捨所繇異路  
息古而傷今也九章苦君暗於上故譖毀之俗  
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苦朝皆小人  
安其危而利其蓄欲諫而不效也十一章苦王

弃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  
章苦治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  
也十三章苦王之所以踈棄君子者由小人之言  
先入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儕輩苦  
以反覆諷切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下垂反欲銷去起呂反  
之元下喜於王化復扶又反行百姓見憂故伯是  
詩也鄭氏曰仍叔周大夫也○朱氏曰烈暴虐也  
**東萊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苦其功也其大  
雅始於雲漢苦其心也棘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偉寂雲漢昭回兮元王曰於兮何辜今之人死降  
喪亂饑饉為在見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至璧

統李寧莫我聽

**毛氏曰**偉欬明大假元之雲漢○**毛氏曰**雲漢

謂元河也昭亮也○**毛氏曰**回轆也○**毛氏曰**

宣王時早渴雨故宣王夾仰視元河望其條焉

○**朱氏曰**夾晴則元河明○**毛氏曰**瞻仰昇元

不見兩條於是歎傷人之霖奉而遇此也亂饑

饑也○**毛氏曰**薦重錄也○**毛氏曰**靡莫皆

霖也害王為早之故求於羣神霖不祭也王氏

曰羣祀之廢則霖不舉矣○**蘇氏曰**禮國之凶

蒸則索鬼神祭之霖所慶於三牲禮神之全璧

又已盡矣○**毛氏曰**神晏欬莫我聽

早統大甚蘊隆隆不殄祀自姬祖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后稷不享上帝不臨耗教丁故反下

土寧我躬

**王氏曰**早統大其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

頓也李氏曰說文曰蟲蟲早氣也○**毛氏曰**蘊

蘊而暑隆隆而需蟲蟲而頓○**鄭氏曰**隆隆而

雷非兩雷也○**毛氏曰**為早故繫祀不絕從姬

而全宗廟○**毛氏曰**上祭元下祭地奠其禮瘞

其物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

與物皆謂為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元

吝奠其禮見燔其物地吝瘞其物大奠其禮也

互以相通宗尊也丁當也○**毛氏曰**自姬祖宮

上下奠瘞則死地神示人鬼內外上下霖不禮

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統霖以勝早災在

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毛氏曰**窮而

霖害故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霖使

人人被其患也

早饒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界死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

○**毛氏曰**早饒大甚則不推者不可推知其故也

○**毛氏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鄭氏曰**心動

意懼兢兢欬業業欬如有雷霆近發於上○**宋**

**氏曰**于欬盡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

者而上无又降早交使于欬而驟復有遺孔氏

曰于欬孤獨之貌○**鄭氏曰**无將不復使我有

遺餘胡為尚不相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

矣

早饒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霖所

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

祖胡寧忍予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

**氏曰**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霖在陰而處陳

氏曰未知故所也衆民之近將故也曾霖視顧

而哀閔之○**毛氏曰**先正百辟卿士也鄭氏曰

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孔氏曰正者故也先

世為官之岳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

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

句龍后稷之類○**歐陽氏曰**父母先祖胡寧忍

予詩多述宣王新亏父母及先祖爾

早饒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旱魃蒲末反為虐如

愀音款如焚我心憚徒旦反暑憂心如喪羣公先

正則不我間界死上帝寧俾我遯

○**毛氏曰**滌滌旱氣也山霖木川霖水王氏曰山

枯川竭如滌濯然也魃旱神也愀燒之也喪灼

也○**鄭氏**曰早氣生魃而害益甚州木煨枯如見焚燒然憚猶蟲也○**李氏**曰羣公先正則不我間夫上文意○**蘇氏**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荅故曰苟吾之不韙不當元心則寧使汝遯去以避賢者釋以我苦此度民也

早既大甚龜勉蟲太胡寧瘠都田反我以早憊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以方社不莫者暮界元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寐悔怒

**蘇氏**曰始以早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爲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龜勉不夫以求濟斯難蟲不敢也○**朱氏**曰憊會也○**鄭氏**曰瘠病也元何曾病我以早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王氏**曰胡寧瘠我以早憊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荅以至矣○**鄭氏**曰虞度也我

祈豐年甚早孔氏日月令孟春祈穀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元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孔氏曰即以社以方是也元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足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早也○**毛氏**曰悔恨也

早既大甚穰穰友紀籀居六反哉庚正疚音救哉冢牽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穰不能止瞻仰界元云如何里

**蘇氏**曰早既甚國用空竭穰以紀綱羣臣朋友鄭氏曰人君以羣臣爲友○**王氏**曰人遣相友則吉凶慶弔有紀以合之早大甚財不足以爲禮則穰友紀○**橫澤張氏**曰友宜作酉○**毛氏**

**曰**籀窮也庚正衆官之岳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苦勞倦也

○**毛氏曰**歲凶季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孔氏曰  
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施其兵孔氏  
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  
王門外且蹕世掌近王之兵故令施其兵也馳  
遣不除孔氏曰不使人除治之祭事不縣孔氏  
曰不縣其樂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  
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食梁士飲酒  
不樂○**檀渠強氏曰**靡人不周霖不能止自庚  
正而下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  
止太○**鄭氏曰**里夏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元  
曰當如我之憂何朱氏曰里與漢書李布傳无  
俚之俚同當為霖即賴之義○蘇氏曰里居也  
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逃  
之而不能故於終仰而訴之於死曰將使戎

如何居哉○**陸氏曰**里本化癉爾雅化惺爾雅  
釋詁曰惺憂也

瞻仰景元有嘒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  
寐寐音五六命近止寐寐爾成何求為戎以戾庚  
正瞻仰景元曷惠其寧

**毛氏曰**嘒衆星貌假至也○**孔氏曰**宣王以早  
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景元唯見其嘒然光明之  
衆星未有雨澍○**呂氏曰**昭明也言羸餘也所以  
事神者寐餘矣○**朱氏曰**大夫君子所以竭其  
精誠而助王昭假于元者已寐餘矣雖今故亾  
將近然不可以棄其宵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  
于上者而修之若此者非求為戎之一身爾乃  
所以定衆正也瞻仰景元果何時而惠戎以安  
寧乎○**陸氏曰**戎大何求為哉將以定爾庚正

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鮑氏曰**瞻仰界元曷惠其寧渴雨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元下復音服弓能建國親諸侯褒保一又賞申伯焉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中國名崧高維嶽駿音峻極弓元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弓蕃四方弓宣

**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李氏曰山大而高曰崧郭璞注曰今中嶽嵩高蓋依此名是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

專指中嶽也郭璞注可見○**孔氏曰**其山高大大

上至弓元○**王氏曰**甫也申也其先實坐嶽事故元祀其子孫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也○**毛氏曰**翰幹也王氏曰翰垣屋所恃以立○**王氏曰**蕃苦扞蔽宣苦敷播○**李氏曰**是二人者皆為周室之屏翰○**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於元下○**東萊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鮑氏乃遠取翻憂贖刑之甫侯胎非也

○**齊氏曰**申伯王纘祖管反之事弓邑弓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艷也執其功

**鮑氏曰**疊疊勉也纘繼弓於灋式也申伯疊疊鈇勉於德以賢入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



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為侯伯南方之國皆統理孔氏曰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在洛邑之南也伯邑於謝蓋申伯本國近謝

○**孔氏曰**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濊之○**王氏曰**為申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罷夫曰邑伯邑

于豐商邑翼翼是也○**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召伯召虎也○**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居○**毛氏曰**登成也○**陳氏曰**在

紉其功者以南艷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艷因是謝人以伯庸庸王命召伯啟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為濊於南艷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之功毛氏曰濊城也濊者定其井牧正其

賕稅孔氏曰九夫為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李氏曰濊什一之濊也○**毛氏**

**曰**御治事之官也蘇氏曰傅王治事之臣也私人家臣也孔氏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公人家人為私屬也有司濊云主人降獻私人○**王**

**氏曰**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又叔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踽踽渠畧反鈞膺濯濯直角反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

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毛氏曰**俶伯也○**王**

**氏曰**俶始也○**鄭氏曰**作城高及寢廟定其

神所處○**毛氏曰**藐藐美貌踽踽壯貌鈞膺樊

纓也孔氏曰鈞者馬婁領之金鈞膺者謂膺上

有飾謂厲有樊纓也。案中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濯濯，光明也。○**鄭氏曰**：已成。

告王，王乃賜申伯為將，邊之。王邊申伯，路車乘馬，戎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邊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途之。以大路之車。○**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鄭氏曰**：

王以正禮邊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寐如南土之最，藉。○**毛氏曰**：

**寶瑞也**。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王

氏曰：介，圭非諸侯所宜有也。寶，玉非所以分異姓也。賜爾介，圭以作爾寶，則加賜焉，非常禮也。

○**毛氏曰**：近已也。鄭氏曰：近，辭也。如服記之子之記。○孔氏曰：近，得為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

云：如服已之已，申伯宣王之舅。○**鄭氏曰**：保守也。安也。○**孔氏曰**：皆命邊之辭。○**東萊曰**：介，圭

杜周官：雖元子所服，韓奕曰：日其介，圭入觀。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為，苦大也。詩人

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倍邁，王餞賤，淺反。虧，悲反。申伯還南，謝

虧，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屆時，直反。其，極

香，張式。邁，市專反。其行。○**鄭氏曰**：邁，行也。餞，途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

故，虧都還南者，北就王命，虧岐周而還反也。謝虧，誠歸，誠歸，虧謝。孔氏曰：郟，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

鄒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錢之於鄒申伯既受命王錢還歸于鎬而後適申故言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朱氏曰鄒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王氏曰王既錢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倍邁誠歸蓋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鄭氏曰穡糧式用邁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屯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疆境又以峙具其糧食在道霖雨之故得朕至。王氏曰肯曰徹申伯土田者乃始疆之也。今日徹申伯土疆則其疆定矣。東萊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穡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則決綜理嚴密蓋如此也。

申伯番番者波既入于謝徒御彈彈吐丹反周禮咸喜戎有受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番番勇武貌徒御徒行者御車也。宋氏曰彈彈者衆盛也。鄭氏曰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戎猶女也。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問人皆曰汝有受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濊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羗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頤其風肆好以贈申伯。雖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武又柔直也。孔氏曰以此頌直之德揉服萬羗不頌之國使之皆頌其聲譽聞達于四方。毛氏

曰作是工師之誦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歸氏曰**：碩大也。○**蘇氏曰**：肆極也。○**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巨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歸氏曰**：以此贈申伯者，途之令以為樂。○**孔氏曰**：以贈申伯，則此詩之作，生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大，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東萊曰**：其風肆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間固有風之體也。

高高八章章八句

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強，仲反與焉。

**東萊曰**：高高癸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

而修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元生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吟報反，是

懿德，元監有周昭假，可下保茲，元子生仲山甫。

**毛氏曰**：癸，衆則濊，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

孔氏曰：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

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歸氏曰**：監

視假，全也。○**歸氏曰**：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趙

兮，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楊

氏曰：孟子釋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

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楊氏曰**：近取諸

身，百體五藏，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為君而止於公為臣而止於忠為父而止於慈為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嬖有別居幼有序親友有信此夫嬖親友居幼之則也皆天理之常故曰民之秉彝也故敗是懿德○**宋氏曰**元視有周之德昭明乎下用保茲元子而生仲山甫董仲舒曰上元佑之為生賢佐蓋謂此也○**宋氏曰**昭格亏下言周能以明德感格亏元而杜下也○**東萊曰**惟皇上帝降衷亏下民固莫不秉彝明德也蓋有鍾氣之粹者焉故曰元監有周昭假亏下保茲元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死子是若**明命使賦**  
**嘉美今語也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灋也**  
**勉也**  
**若願賦布也**  
**元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  
**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善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善其學問進修也死子是若明命使賦善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者壁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亏外四方爰發  
**百辟百君戎猶女也**  
**王命仲山甫曰戎以汝為百辟之居而繼女之祖考而保我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嘗為是官矣**

為山甫乃去其家也。○**宋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鄭氏曰**布政於畿外死下莫不發應。○**東萊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表率儀灋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艷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說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夙

**鄭氏曰**將奉行若頌也。頌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夙昂也一人斥死子。○**東萊曰**王之命肅肅然而嚴仲山甫將而行之。○**東萊曰**明大哲也。並害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說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

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誤矣。保身乃已事豈為治亂而增損哉。身體踐膚受之父母不欲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杜宣王之音羣臣之任遇莫先焉而察省其身奉事其主者蘇一毫息忽倍所謂小心翼翼矣。

人大有苦柔則茹音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夫不茹剛夫不吐不侮於寡不畏疆禦

**東萊曰**人有常苦多之恒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優侮之疆盛者則避畏之維有仲山甫則不狃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說苦其喻又苦其實以克之。○**東萊曰**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皆



原件短缺

缺29.30

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高高稱中  
伯番番終論其德大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  
方其可知矣

多大有苦德輜餘久反如毛氏辨亨舉之戎儀圖  
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嗣維仲山甫  
補之

**鄭氏曰**輜輕也人之苦云德甚輕然而眾人寡  
能舉之戎吉甫自戎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  
此德而行之惜乎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  
功者耳○**毛氏曰**儀宜也○**釋文**儀伯義曰毛  
如字宜也鄭伯義○**陳氏曰**圖者圖謀之朱氏  
曰儀度也戎於是而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  
山甫而已○**毛氏曰**衮冕者君之上服也○**鄭**  
**氏曰**衮職者不敵斥王之苦也王之職有嗣能

氏曰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苦介圭大  
為瑞也朱氏曰觀禮執圭贊所以合瑞也○**鄭**  
氏曰觀於王而表享禮貢其國所出之寶○**孔**  
氏曰以入觀于王為行享禮介圭則是為享  
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  
享○**鄭氏曰**此觀乃受命先王受命者顯其美  
也王氏曰謂韓侯來朝多錫以厚之○**釋文**  
淑善也交龍為旂鄭氏曰善旂旂之善色者也  
綏大綏也孔氏曰即王制所謂元子殺下大綏  
者憂采注云徐州貢憂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  
後世或繇染鳥羽而用之或以旄半尾為之綏  
必幢上所謂注旄於竿者然則綏者即交龍  
旂竿所建與旂其一竿為賓賤之表章故云綏  
章○**鄭氏曰**葦第添葦以為車蔽今之藩也孔



氏曰中車云王之喪車五乘其五曰漆車藩蔽  
注云漆席以為之此車禪所乘也禪將即吉尚  
以漆席為蒂明吉車之等漆之也○**毛氏曰**錯

**衡文衡也**孔氏曰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孔氏**

**曰**玄衮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夾鳥夾色之鳥

○**毛氏曰**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  
當盧也孔氏曰馬鞍鉤以金為之膺上有飾即  
樊纓是也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纓當

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中車玉路錫  
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森錫有鉤此當鉤

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鍤錫者蓋特賜之○**毛氏**

**曰**鞞鞞也鞞鞞中也孔氏曰鞞者太毛之段也  
鞞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鞞者蓋以  
太毛之以施於鞞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凌虎

段淺毛也幘覆式也孔氏曰幘禮記佾幣周禮  
佾禮莫歷反字異而義同王藻言有羔幣鹿辟

春官中車言大禛狝禛皆以有毛之段為幣是  
覆蓋之名覆杜鞞上也○**毛氏曰**條革謂轡也

以金為小環注注纏蓋之孔氏曰轡音謂之革  
注注者言其非一二處也○**王氏曰**叔旂綬章

於紼後建之鞞蒂杜後衡杜左右鉤膺鍤錫鞞  
鞞淺幘條革金厄則皆杜肯

韓侯出租出宿于屠音徒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  
盃其殼維何寘薄友反鼈鮮炙其饌音速維何維

筍恆尹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蓬豆有且子  
餘反侯氏樊胥

**毛氏曰**祖將太而祀較也既觀而反國必祖者  
尊其所往太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

○**毛氏曰**屠地名也○**毛氏曰**顯父周之卿士也餞送之故有酒○**孔氏曰**清美之酒乃多也於百壺○**毛氏曰**負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毛氏曰**藜菜殼也○**毛氏曰**筒作萌也蒲溪蒲也孔氏曰醢人注云溪蒲始生水中是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且多貌胥皆也諸侯杜京師未去者以顯父餞之皆皆來相與奠其蓬豆且然榮其多也朱氏曰胥辭也○**東萊曰**觀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欽則此所謂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歟

其盈也

**朱氏曰**此言韓侯既觀而還遂以親迎也○**毛氏曰**顯父卿士也○**毛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杜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孔氏曰彘於漢則河東亦安縣也亦安西臨汾水姊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亏蹠之里蹠父之里百兩百棗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光榮也○**孔氏曰**每車皆有八鸞之聲○**毛氏曰**祁祁除覬也如雲言眾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眾妾也鄭氏曰媵者氏姪娣從之○**孔氏曰**其妻出於蹠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如雲韓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其盈滿於蹠父之門也

蹠父孔或靡國不到為亏偽反韓姑其一反相攸

莫如韓樂孔樂韓土以澤訶訶汎甫反勳音房與音序甫甫鹿音慶鹿嘯嘯惠甫反有熊有羆有貓如字又或交反有虎慶饒今居韓姑蕤饒

**毛氏曰**姑蹶父姓也○**毛氏曰**相視似所也蹶

父甚或健為王使於元下國國皆至為其女視

其所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訶訶大也甫甫猷

大也嘯嘯猷眾也貓似虎淺毛者也○**毛氏曰**

其樂矣韓國之士也汎澤寬大眾與禽獸備有

喜饒富也○**宋氏曰**慶喜也令韓也喜其有此

藩居也○**毛氏曰**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

譽蘇氏曰譽樂也○**毛氏曰**韓侯娶妻何豫於

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為諸侯

所卑侮則王甥大安能相似惟宣王任賢使能

然後汾王之甥愛為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

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艷之榮懷也○**毛氏曰**

**毛氏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

之內外光顯體安志亨歆後能典布自竭為王

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

娶之盛其意蓋杜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

大莫不杜其中矣靡國不到特言涉歷艷國之

多非必國國皆至也

溥假韓城蕤師所克以先祖受命因首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或伯反奄爰北國因其伯實墉

實登實陝實籍獻其貔音毗反夾豹黃羆

**毛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眾也○**毛氏曰**董

氏曰蕤召公之國也疑韓初封首王命以其眾

為築此城也○**毛氏曰**因時百蠻辰是蠻服之

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擗也鄭氏曰擗柔其

所受北面之國實墉實壑苦高其城濶其壑也  
○**陳氏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岳之故  
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為之  
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  
正其稅灋以首貢其所有於王○**釋文曰**壑城  
池也○**釋文曰**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  
而籍是籍為稅之義也○**孔氏曰**所詭諸國之  
城壑也○**釋文曰**魏白狐范璞曰一名執夷虎  
豹之屬也陸璣曰魏伯虎或曰伯髦秦豹毛夾  
而文熒麗大於熊有黃鬣夾鬣魏伯髦則豹鬣  
大獻段也○**東萊曰**春秋之昔城邢城楚立城  
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  
周之盛昔命蕩城韓固常政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兮淮  
夷鄭氏曰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杜淮址徐州有夷  
則淮夷之杜址者也揚州杜淮南揚州有夷則  
淮夷之杜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為宣王之  
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兮淮夷而告成兮王矣  
常武之詩又曰鋪敦淮墳仍執醜虜故知淮夷  
之地不一以地里考之曰江漢之潞王命召虎  
者是淮南之夷也若杜淮址則江漢非所由入  
之路矣曰率此淮浦嶺此徐土者是淮址之夷  
也若杜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江漢浮浮或夫滔滔吐乃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既出戎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求鋪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孔氏曰禹

貢蟠冢導滌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  
澨至亏大別南入於江是到大別之南漢與江  
合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  
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如此則召公伐淮  
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  
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臣**曰或夫滔滔  
則以其衆逝也○**蘇**曰行者皆莫敢安徐曰  
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鋪音用命也○**鮑**  
**車**戎車也鳥隼曰旗○**宋**曰鋪陳也陳師  
以伐之也○**杜**預云禹貢漢水至  
大別南入江在江憂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  
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址  
漢口是也漢口大曰沔口大曰憂口江東即鄂  
州江憂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

古今不同哉○**東**曰胡氏辨江漢合流既得  
之矣但太淮夷絕遠於經文頗不合或者會江  
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書羊反或夫沈沈音光經營四方告成  
亏王四方既亏王國庚定首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曰湯湯狀流盛○**孔**曰沈沈或貌○**鮑**  
**氏**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告  
功於王蘇氏曰遂經營其有國功告於王庚卒  
首是也載之吉則也○**孔**曰森有叛戾車爭  
者

江漢之滌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  
敢音救匪棘王國來極亏疆亏理至亏南海  
**宋**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召穆公與公復  
亏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密物銘識

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林吉江漢之澣者繫上  
事起下事也。○**陳氏曰**王命召虎自假江漢之  
澣而伐之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  
○**鄭氏曰**澣水涯也。疾病棘急極中也。○**陳氏**  
**曰**王命召公關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  
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曰召公  
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李氏曰**于疆于  
理。于南海此以見復文成之境土也。○**東萊**  
**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成受命召公維翰。○**陳氏**  
曰予小子召公是任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氏曰**旬徧也。○**鄭氏曰**宣布也。○**宋氏曰**自  
江漢之澣者之故曰來吉王命召虎來此江漢  
之澣徧治其事以布王命。○**鄭氏曰**召康公名

奭召虎之始祖也。管文王或王受命召康公為  
之楨幹之臣故述其祖之功。○**陳氏曰**  
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任汝先祖康  
公。○**李氏曰**汝今釋曰我為小子不足與有為當  
繼召穆公之功也。○**毛氏曰**敏疾公事也。○**陳**  
**氏曰**汝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呂福**○**東萊**  
肇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陳氏**  
曰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毛氏曰**釐力之反。○**鄭氏曰**釐音巨。○**東萊**  
音酉。○**毛氏曰**錫山土田。○**周受命**自召祖命虎  
拜稽首。元子萬季。

○**毛氏曰**釐賜也。九命賜。○**孔氏**曰賜汝  
以圭柄之玉。○**鄭氏曰**文人文德之象也。○**鄭氏曰**釐  
鬯。鬯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錫召虎

巨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孔氏**  
**釋**罍云占中尊案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  
陳之則鬯當杜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  
一占者當祭之昔乃杜彝賜昔未祭故占盛之  
○**鄭氏**曰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  
故如岐周使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  
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  
就之孔氏曰昔實周而特苦于周受命明非  
京師以虎祖康公杜岐周事文成有功而受采  
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注岐周命之祭統  
云賜廩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之所起有別廟  
杜焉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祿可以  
報讞者稱吉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他召公考元子萬壽明明元

子令聞首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氏**曰揚稱揚對答休美作為也○**毛氏**曰考

成也○**鄭氏**曰王休王之休命也召虎受此休

命以對揚於王下以告成於召公未氏曰他召

公考當嗣之以俟知者○**毛氏**曰矢施也洽和

洽也○**朱氏**曰明明元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

洽此四國此召虎所以稱頌其君之辭言或功

之不可恃大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或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左或事因以為  
戒鉄

**毛氏**曰社中霖常或字召穆公特名其篇

燂燂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

父整戎六師以脩戎戎既戢既戒惠此南國

**孔氏曰** 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王氏**

**曰** 所命之卿士喜其去則以南仲為太祖喜其官則大師言其字則皇父也○**鮑氏曰** 南仲文

王肯成臣也以修戎威是治其甲兵之事命將以本其祖者因有立功於是尤顯○**蘇氏曰** 宣

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涂方皇父以卿士而兼太師○**孔氏曰** 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

**董氏曰** 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則反戒戎師於率彼淮浦當此涂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

**毛氏曰** 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尹吉甫也

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李氏曰楚語曰重黎氏其杜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首失其官

守為司馬氏是程伯休父嘗為司馬浦涯也○

**上命元帥** 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

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為

大司馬○**蘇氏曰** 軍禮司馬掌其警戒孔氏曰

司馬職云大師掌其戒令○**蘇氏曰** 使之左右

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注循淮之上而視涂土

親之畱處其地以惠苦其民○**鮑氏曰** 三農之

事皆就其業孔氏曰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

穀注云三農原隰及疇地○朱氏曰三農上中

下農夫也○**朱氏曰** 涂土涂州之土淮北之夷

也下章所謂涂方涂國大即此爾上章既命皇

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

三公出將而謂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手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伯匪紹匪遊涂方繹

音火騷震驚涂方如雷如霆涂方震驚



**王**氏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毛**氏曰：舒徐也。保安也。○**毛**氏曰：佗行也。○**蘇**氏曰：紹急也。說文曰：紹，糾緊也。○**毛**氏曰：遊，遨遊也。○**朱**氏曰：繹，連絡也。○**毛**氏曰：騷，動也。○**蘇**氏曰：王之南征也。○**毛**氏曰：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兕子也。然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之，莫不震動如雷霆，佗於其上，不違安矣。王奮疾，或如震如怒，進疾，虎臣闕，嗚，檻反，如燒火。交反，虎鋪替吳反，敦淮漬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孔**氏曰：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或如雷之大，震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若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首其虜，臣之將闕，然如燒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濱，淮之上就執其

衆虜。○**毛**氏曰：虎之自怒，號然。○**宋**氏曰：進鼓而進之也。○**毛**氏曰：鋪，鼓厚集其陣。○**宋**氏曰：仍就也。○**毛**氏曰：揮臂而仍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截，欲不可犯之貌。

王於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荀如川之漭，絲絲翼翼不測，不為濯征，徐國。

**孔**氏曰：王於王之師於。○**毛**氏曰：嘽嘽，欲盛也。疾如飛，擊如翰。鄭氏曰：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孔**氏曰：鳥飛已疾，翰又疾，必飛若鷹，顧之類，擊擊衆鳥者也。○**毛**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孔氏曰：軍旅之衆，其廣處佗之也。○**毛**氏曰：荀本也。孔氏曰：山之至本。○**陳**氏曰：如山之荀止。

○**孔**氏曰：兵濊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禁止，故以水喻。○**毛**氏曰：絲絲

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宗氏曰**不測不可知也不高不可勝也○**毛氏曰**濯大也王猶允塞涂方既來涂方既同死于之功四方既兮涂方來庭涂方不回王曰還歸

**論氏曰**猶道也○**毛氏曰**允倍也○**朱氏曰**塞

克塞也○**國氏曰**既來已來告服○**毛氏曰**既

同與他國同服於王○**國氏曰**來庭來王庭也

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朱氏曰**於是王命班

師矣苦王遣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歎也

所謂有常德以立成事因以為戒者此也○**國氏曰**

**國氏曰**或成則戒贖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或六章章八句

**瞻印**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瞻印**暴死則不我惠孔填音塵不寧降此大厲艱靡有定土民其瘵

側界反**蠹**音牟**賊**蠹疾靡有夷**屈**罪罟不收靡有夷瘵勅雷反

**毛氏曰**填久厲惡瘵病也**朱氏曰**厲亂也○**國氏曰**

**陽氏曰**迷民吟死而仰詎之辭也苦死不惠養

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

使艱靡有定而土民病也○**毛氏曰**夷兮也○

**國氏曰**屈極也如蠹賊之害禾稼霖有止息音

施刑罪以羅網死下而不收斂大霖止息音○

**毛氏曰**大田傳曰食裡曰蠹金節曰賊○**朱氏曰**

**國氏曰**蠹賊是害禾稼之蟲疾是害禾稼之狀○

**國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霖所定則受其病

於是有人小人為之蠹賊刑罰為之罟罟凡此皆

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有人民女覆奪之此宜霖

罪女反妝之服宜有罪女覆說音稅之

**鄭氏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苦王刑黜諸侯及卿大夫霖罪者覆猶反也妝拘也說效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彼哲婦為曩古堯反為鳩處之反婦有岳岳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元生自嬖人匪教匪鞠肯維嬖寺

**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蓋昏故也世蓋昏則

嬖苦是用故也○**毛氏曰**哲知也○**宋氏曰**傾

覆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歐陽氏曰**士多才

智者則能興人之國○**王氏曰**嬖人以霖非霖

儀為蕪霖所事哲則足以傾城而已○**毛氏曰**

**懿懿美也**○**鄭氏曰**疾其也曩也曩音之鳥喻

衰如之苦○**李氏曰**漢谷永舉懿彼哲婦顏師

夫元之降不祥度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吊不慎其威儀又霖霖音人以輔之則國之於弊宜矣

元之降罔維其優夫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元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鄭氏曰**降罔下羅罔○**蘇氏曰**元降駘以執有

罪如罔之執禽獸也夏多於肯也○**毛氏曰**幾

危也鄭氏曰幾近也○**東萊曰**肯章曰不吊不

祥威儀不類故此譬之曰維其憂矣維其幾矣

肯章曰人之云亡艷國於弊故此傷之曰心之

憂矣心之悲矣

感音必弗音弗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

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頤頤亡角反界元霖不亨

證寐志皇祖式救爾後

**劉氏曰**檻泉涌出也孔氏曰李巡曰水泉從下

上出曰涌泉感沸其類涌泉之源所由者深險

已憂所從來久矣不先已不後已怪何故正當

之○**毛氏曰**鞏固也○**宋氏曰**顏顏高遠類鞏

固也○**辛天**雖高遠欲仁愛人君寐不鞏固其命

○**歸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李氏曰**幽王

苟能側身脩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大可

以救其子孫也○**東萊曰**克能也幽王之國勢

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死則寐不能鞏固也雖

欲所謂元者大豈可外求哉

瞻中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章句

從毛鄭八章從王氏

召曼密中反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古注云音幽王以哲嬭為美○**歸氏曰**采舌喻

多音○**李氏曰**嬭人之多音乃為亂之階○

**歐陽氏曰**嬭寺者謂嬭人與寺人音嬭寺者舉

類而音爾○**歸氏曰**音王不用教誨之音維嬭

寺是聽也

籀人伎之豉反忒諧始竟背音佩豈曰不極伊胡

為慝如賈音古三倍蒲罪反君子是識嬭寐公事

休其蠶織

**歸氏曰**籀窮也○**毛氏曰**伎害忒變也○**歸氏**

**曰**嬭人之豉居者好窮屈人伎害轉化其音寐

常○**李氏曰**其始也諧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

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歸氏曰**

胡何慝惡也○**東萊曰**極至也如是而窮人豈

曰不坐矣兮何尚為惡而未已也○**歸氏曰**織

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嬖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猶是也孔氏曰嬖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惟干預男子之政

元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如字又的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艱國殄瘁似醉反

**毛氏曰**刺也類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大也弔闕也元何用賈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倍用嬖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思而忌君子之正王者王氏曰王乃舍神弗以顧與予胥忌而已凡百大臣之忠賢者也與名顧之大臣胥忌則孰與王為善者夸

**毛氏曰**因甘晉章稱是元李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是以別小是而已

是元疾威元篤降喪愆愆都田反戎饑饉民率流亡戎居圍魚呂反李慈

**陳氏曰**凡害元者上元也○**鄭氏曰**疾猶急也篤厚也喪亂也愆病也民率流亡民盡流移○

**毛氏曰**圍坐也○**鄭氏曰**荒虛也國中並邊境盡空虛朱氏曰居國中也

元降皇瓘蠹賊內紅戶工反昏椽丁角反靡共音恭潰潰回適音津實靖夷戎艱

**毛氏曰**紅潰也○**蘇氏曰**小人為蠹賊以潰其內椽天椽也○**朱氏曰**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

○**蘇氏曰**昏椽羣不恭之人○**毛氏曰**潰潰亂也○**孔氏曰**潰潰欬驅僻○**王氏曰**昏椽靡其

潰潰回通實靖夷戎艱則言所使靖夷戎者非  
其人也靖與俾予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夷同  
意○**東萊曰**元降皇嘗所謂元之降罔也

皇皇音羔訛訛音紫曾不知其玷丁簞反兢兢業  
業孔填音塵不寧戎佐孔貶

**毛氏曰**皇皇頑也○**王氏曰**皇皇欬緩而不其

職訛訛欬以苟訛為事乃曾不知其為玷也○

**朱氏曰**小人杜佐王不知其缺也○**毛氏曰**貶

隊也○**鄭氏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元下之人

戒愬危殆甚久矣其不安也戎王之位又甚隊

矣音見凌侮政教不行後天戎伐之而周與諸

侯隸異也

如服歲旱艸不潰戶對反茂如服棲音西苴士始

反戎相此艱棘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元下之人如旱歲之

艸皆枯槁棘潤澤如楸上之棲苴蘇氏曰苴枯

艸也○**王氏曰**民蕩析離散棘復生理故如服

棲艸也○**鄭氏曰**潰亂也○**孔氏曰**戎視此艱

棘有不亂

維管之富不如昔維今之收不如茲服踈新稗服

賣反胡不自替職兄音况斯引

**鄭氏曰**昔今音也茲此也○**毛氏曰**服病也○

**朱氏曰**管之富未嘗若今之收也今之收未有

若此之甚也○**毛氏曰**服宜食踈今反食精稗

鄭氏曰踈籬也謂糲米也朱之率糲十稗九鑿

八詩御七○孔氏曰凡章粟米之濃云粟率五

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鑿二十四詩御二十一

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

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李氏曰**  
小人當食醯而乃食精粹以見小人食君子之  
祿也○**毛氏曰**替廢况兹也引祗也○**鄭氏曰**  
職主也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  
主辰此為亂之事乎李氏曰乃復主此亂亂之  
事而日滋月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替  
斯害矣職兄音况斯弘不裁音裁我躬

**鄭氏曰**池水之益由外灌焉○**毛氏曰**頻厓也  
泉水從中以益者也○**蘇氏曰**池之竭由外之  
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朱氏曰**言亂有  
所從起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  
外之害矣○**朱氏曰**小人猶復專益大之是豈  
不裁我躬乎鄭氏曰是不裁王之身乎

替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曰  
感水反國百里於兮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或王皆也召公召康  
公也○**毛氏曰**辟開感促也○**李氏曰**維今之  
人不能尚舊德之臣○**蘇氏曰**豈雖亂豈不猶  
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苦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註記卷第二十八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百祀文王焉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按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庚癸侯甸男胤伯則是周公營洛邑之旨諸侯皆往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書霖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者○孔氏曰周公朝諸侯正杜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元子之位呂治元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者也切古為不欵按洛誥云杜十有二月唯爾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杜於七年非杜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



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姜諸侯之朝率曰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杜新邑烝祭歲文王駢半一武王駢半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踈越奮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

着杜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欽則祭宗廟之盛

歌文王之德歸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於音烏穆清廟肅雖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

之德對越杜元駿音峻奔奔杜廟不顯不承森然於多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意○**鄭氏曰**清廟者杜預云肅欽清淨之稱也  
鄭氏曰廟之宮貌也獻者不可得見故忌室象

顏之曰○**毛氏曰**肅敬雖蘇相助也○**蘇氏曰**於哉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雖離其蘇者實顯相其禮○**鄭氏曰**濟濟之眾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杜元文王精神杜元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奔奔而來杜廟中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杜元之神駿奔奔杜廟以承清廟之事也

○**朱氏曰**洋洋兮如杜其上如杜其左右是對越其杜元者○**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顯矣成王率諸多士駿奔奔杜廟則可謂率矣顯也學也如此森然於矣鄭氏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苦其充明之也是不學文王與苦其承之也此文王之德人森厭之○**蘇氏曰**苦文王之澤久而不忘○**朱氏曰**謂是尊秉也○**朱**

**氏曰**斯語辭也。○**庚辰曰**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歎則自主多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善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杜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元子穆穆善顯相之肅雝。成王穆歎素祭之氣象亦善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元之命太兮。告文王也。孔氏曰太兮告文王之樂歌也。○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沒成王周公繼之元下大兮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維元之命於穆不已。於兮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音。逸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馬之。**中節曰**維元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元之所以為

元也。於兮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德以為文也。純火不已。李氏曰中節六句是斷章。○義此純但音元命周家。○**氏曰**孟仲子

曰大哉元命之寐極。○**氏曰**命猶道也。元之

道於兮美哉勳而不止行而不已。○**氏曰**元

命即元道也。善元之自歎者曰元道。善元之悲與萬物者曰元命。元命不已。文王純於元道。大

不已。純則寐二寐。雜不已則寐間斷。先後。○**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善其顯也。○**氏曰**假

大也。○**氏曰**溢盈溢也。○**氏曰**純則舉大本也。○**氏曰**溢盈而報於物也。收也。善文王之德大而報及於我。我既受之矣。○**氏曰**駿惠大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

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

**李氏曰**後世當大頌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  
芻之業也○**蘇氏曰**惟爾子孫益厚之朱氏  
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怠也○**東萊曰**說社  
者非惟有鑿說之害大有術說之害如此社曾  
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社  
社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怠所謂行者  
固大杜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廣術  
一行字意味即短矣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  
至說益誥而森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例  
之

維元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劉氏曰**  
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節者蓋文武也文王之舞  
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

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  
是以武之序曰奏大舞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  
十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節也  
○**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南籥者歟○  
孔氏曰文王昔有擊刺之濃武王伯樂象而為舞  
名之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元下象文王  
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維清緝熨  
文王之典屢音召禮音因迄詩乞反用有成維周  
之禎

**毛氏曰**典濃也屢始禮祀也迄至禎祥也○

**氏曰**清明也○**王氏曰**緝續與廣也○**朱氏曰**

此清明而緝熨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  
肇禮始大祀文王也○**朱氏曰**迄于周公遂以  
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欬其禎祥見於文王

矣。○**東萊曰**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禮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禮祀祀畀元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蘇氏曰**成王崩成王逾季即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夫非復其位蓋服其事也。故此註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荀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烈文辟者**壁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戎。○**蘇疆子孫保之**蘇封。○**靡于爾艱**維王其崇之。念茲戒功。

繼序其皇之。蘇競維人。四方其誦之不顯。維德之。辟其刑之。公考肯王不忘。

○**孔氏曰**烈文也。○**孔氏曰**有究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

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戎君臣以蘇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王氏曰**戒之以蘇封以專利蘇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尚也。

○**毛氏曰**戒大也。○**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繼其序者益大矣。○**朱氏曰**皇大也。○**王氏曰**念祖考之戒功則師衆之不鼓。○**鄭氏曰**蘇疆。

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李氏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誦效之矣。○**蘇氏曰**莫光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為濃乎。○**蘇氏曰**蘇競維人四方

○**朱氏曰**蘇競維人四方

其詔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之者戒之以務德也於乎肯王不忘者苦如上  
所云則肯王所念而不釋也先王之戒諸侯也  
欲其競競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  
欲其四方詔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義齊  
鄒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詔胥效  
則能以元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而先儒以  
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証經營元  
下惴惴恐元下軌己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  
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遺  
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誠出於仁  
義則其疆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東萊**  
曰於乎肯王不忘如其自啓叔以下實寵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元化祀先王先公也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  
也○蘇氏曰周之初首祀猶及先公元化高山大  
王禘之祓化矣文王禘之祓祖矣岐有夷之行如  
字子孫保之

**高山謂岐山也元生此高山大王自幽**  
**遷焉**○**毛氏曰**茲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  
毛氏曰茲大也○橫渠張氏曰闢而大之也○

**樂安沮淫行道也**○**毛氏曰**夷易也○  
**大王遷於岐山始茲而有之大既化之**  
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周之人盡載  
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元化一章七句**  
**暴元有成命媚祀元墜也**孔氏曰媚祀元墜之樂  
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暴元於圓丘夏至祭

隆祗於方澤。晁元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如字。不  
敵。樂夙夜。基命宥音。又密於緝。契單。厥心。肆其靖  
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鄭氏曰**成王不敵。樂成  
此王功不敵。自安逸也。**毛氏曰**宥寬也。**孔氏**  
**曰**於於兮。可歡美也。**鄭氏曰**單。厥心。肆其盡  
之。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宋氏曰**宥。宏。深也。  
密。靜密也。元。將。祗。周。以。元。下。既。有。成。命。矣。文武  
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敵。樂。寧。夙。夜。積。德。以。為。受  
命之基者。至。深。遠。矣。又。續。而。廣。之。盡。其。心。以。定  
元命也。**鄭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敵。樂。而。執。競  
有不顯。成。樂。古。或。以。為。此。苦。成。王。誦。樂。王。劍。也。  
然。則。周。頌。有。樂。王。子。孫。之。註。矣。周。公。刺。禮。禮。之  
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註。必。從。之。故。頌。之。也。

於禮樂者備矣。後世難容。易之且註曰。成王不  
敵。樂夙夜。基命宥音。又曰。自殷成。樂奄有四方。  
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樂  
始也。李氏書曰。成王與相。必不是周之成王。

晁元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  
樂歌也。即季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月令季秋大享帝。但月令秦世之書。周法不必。然  
陳氏曰。古者祭元於圓丘。掃墜而行。事。翟。用。陶  
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  
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元。即。帝。也。郊。而。曰  
元。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  
郊。夫。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  
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夫。以。親。文。王。也。

算算而親親周道備矣歎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朱氏曰程子曰萬物本乎元人本乎祖故冬魚祭元而祖配之以冬魚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者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元其右音又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思元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

右之右助之。○**橫渠張氏曰**維元其右之不必

饗之。○**鄭氏曰**秉其牛羊而獻之曰元其尚右

我而饗此乎蓋不敵必也。○**鄭氏曰**儀則式象

也。○**鄭氏曰**刑濼也。○**陳氏曰**濼文王之典以

安四方。○**鄭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特牲少牢

也。○**鄭氏曰**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助而設饗之皆是也。○**鄭氏曰**我其是註於文王併享所以配享之意。○**鄭氏曰**雖曰享吾之祭夫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寐豐饗休惕庶元之威。○**宋氏曰**夙夜庶元之威歎後元命可以岳保矣。○**東萊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註雖文王之樂歌必先享祀元而後享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元其右之享祀元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享祀文王也於元維虔其饗之不敵加一辭焉於文王則享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元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濼元也李章惟享庶元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庶元所以庶文王也元與文王一也

戎將一章十句

省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孔氏曰：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並于方嶽之下，乃佗告並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界充望祭山，如左傳云：管武王克商，佗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趙周公佗也。省邁，其艷界充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苦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杜佐，載戢側左。反干戈，載櫜音美，弓矢戎求，懿德肆兮，首憂戶雅，反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鄭氏曰：省出行其艷國謂巡守也。右序右助，左序也。○毛氏曰：震動疊懷柔來柔安，高高也。○李氏曰：武王克商，解曰：邁者，熟辭也。

○歐陽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思而修職也。○鄭氏曰：武王巡守其並方嶽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倍哉，武王之宜為君也。○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且百神則莫不懷柔，各得其所，故及推美之曰倍兮，王能盡為君之道也。○鄭氏曰：式用也，載之音則也。○毛氏曰：戢聚櫜，韜也。孔氏曰：櫜者弓衣一名韜。○鄭氏曰：懿美也，肆陳也。

○宋氏曰：剛又曰明，昭兮有周也。其巡守則以慶讓黜陟之典，式敘諸侯之杜佐者，敘其中兵而收臧之與為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脩之，使廣被乎中國，剛倍兮能保元下矣。○鄭氏曰：文猶膏梁，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武王取元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



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  
可以保元下也鄭氏曰陳其功於是憂而歌之  
樂歌之大者稱憂○孔氏曰曾官鍾師以鍾鼓  
奏九夏注引呂叔玉云肆憂繁過渠皆周頌也  
肆憂皆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息文也○東萊曰  
人之宗子生一家者也元之子生元下者也者  
邁其艱人神莫不委職則暴元其子之可知矣  
昔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孔氏曰祀武王之樂歌也執競或  
王鞀競維烈不顯成棗上帝是皇自假成棗奄有  
四方斤斤紀觀及其明鍾鼓嗶嗶華彭反磬莞音  
管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降福簡簡威儀  
反反如字既醉既餉福祿來反  
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烈業也○東萊曰易

曰元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大自強然後  
可以成功○毛氏曰不顯成棗不顯乎其成大  
功而安之也皇美也奄同也孔氏曰釋宮又云  
奄蓋也鄭於閼宮玄鳥箋皆以奄為覆覆四方  
同為已有與傳不異也斤斤明察也○東萊曰  
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元下  
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李氏曰  
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元下  
也○鄭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成王成而安  
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鞀所不至○毛氏  
曰嗶嗶蘇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簡簡大也○  
毛氏曰實之物也○反反苦衷慎也○毛氏曰  
反復也○東萊曰既醉既餉蓋祭終而飲福爾  
苦祭祀之昔鍾鼓管磬之樂皆蘇故神降之福

祭終饒福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復垂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息文后稷配元也孔氏曰后稷配元之樂歌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息文后稷亨配股元是此篇周公所作也。李氏曰惟息文首邁乃周公作餘註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惟此二註知其周公所作也。及餘不可得而知也。息文后稷亨配股元左戎夷之夷反民莫匪爾極貽音夷戎來牟如字帝命率育霖此疆爾界陳常亨音憂

**宋氏曰**息語辭也。○**鄭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

稷。○**宋氏曰**亨配股元苦其播種之功可以配

元也。○**毛氏曰**極中也。○**孔氏曰**晉堯遭洪水

后稷播殖百穀扞左戎元下眾民之命使眾

霖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苦民賴后稷復其常

性。○**鄭氏曰**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李氏曰

孟子曰牟麥播種而耜之趙岐曰耜麥大麥也

廣雅又以為來小麥也牟大麥也。○**鄭氏曰**育

養也。○**宋氏曰**率育遍養也。○**宋氏曰**后稷貽

我民有來麩之種。○**李氏曰**此乃元命后稷率

育斯民霖有內外股此之謀。○**宋氏曰**遂使常

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息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